

河 西 文 史
資 料 選 輯

第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河西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河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河西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主 编:万树明
副 主 编:李茂森 梁孟儒
责任编辑:冯大文
执行编辑:周慰曾 魏锡林
张光宇 王永发

《河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天津市河西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一版 199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书号:津新图字(97)第 002400 号
内部发行

目 录

城隅变迁

河西区地名一束	王翁如	(1)
河西区教堂寺庙的变迁	杨大辛	(14)
河西两座德国老洋楼	张 仲	(19)
河西区一带原为沼泽说	李世瑜	(21)
清代天津河西地区的洪涝情况	葛培林	(27)
河西历史遗迹五则	周魁曾整理	(30)
吴家窑的由来	崔良承	(34)
我童年记忆中的美国营盘及其他	籍 健	(36)

工商史话

从茂盛洋行到魁昌拍卖行

——天津拍卖行业的起源	步丰基	(42)
-------------------	-----	------

驰名中外的天津地毯

——河西区的地毯业(上)	杜仓山	(45)
--------------------	-----	------

解放前天津广告社概况	王子民	(55)
------------------	-----	------

记天津市棚架厂	刘建章	(60)
---------------	-----	------

教育春秋

从工商附中到实验中学	张绍祖	(63)
------------------	-----	------

西十二中学今昔谈	魏锡林	(76)
----------------	-----	------

足球健儿的摇篮——土城小学	张绍祖	(84)
---------------------	-----	------

天津财经学院创建十年概述	周容良	(88)
--------------------	-----	------

回忆农业中学始末	周慰曾	(92)
----------------	-----	------

文化天地

华世奎和他的书法艺术	董嘉田 李志刚	(102)
杨小楼事略	周慰曾	(119)
刘云若和他的报刊连载小说	王子民	(127)

难忘岁月

喜迎天津解放	周骥良	(132)
一封递不到的信	周仲铮	(138)
纪念两航起义 47 周年		
——忆老伴刘祖汉	方在春	(142)
忆赴法勤工俭学	李书铎	(145)
赤手巧取警察六分局	崔良承整理	(149)

人物述林

我的舅父孔德成	柯 兰	(154)
记冯海巍谈他的祖父冯国璋	周骥良	(159)
心地无他敢对天		
——刘大同在天津	刘自力	(162)
回忆侯德榜博士	陈景常	(171)
记林鸿赉先生二三事	林 放	(174)
曾毓隽的一生	曾克鑫	(178)
天津近代教育家郑朝熙	张绍祖	(183)
地毯行业走合作化道路的带头人		
——芮允之	杜仓山	(189)
情系统一热心公益事业的“黄埔老叟”陆徽彰	魏锡林	(192)
“小儿王”任宝成先生事略	任永泉	(195)

河西区地名一束

王翁如

小刘庄

位于海河之滨，西至解放南路，南至湘江道。昔时盛产萝卜，薄皮肉细，甜甘适口，刘庄之名，也因之得传了。在《津门保甲图说》记：“大直沽……其对岸曰小刘庄。南界贺家口。”同时也是个码头。1917年由于兴办实业之风气，这里也建裕元纱厂，不少农民投入工厂，使地方农业废止了。同时也由于工厂的消费，围绕工厂附近出现不少商业、饮食业网点，纵贯庄子一条街，即刘庄大街。随后居民增多，建有厚德里、裕厚里等巷出现。1936年工厂被日商吞并，改名公大六厂，扩大生产、增添设备，刘庄也扩大起来，但仍称为刘庄。抗战胜利后，改为国营第二棉纺厂。随着城市的扩大，刘庄已成为市区的一部分了。如今很难划分城庄的分界。棉二更将厂门开辟在解放南路上，交通十分方便。1983年建成海河公园的秋景园，为刘庄增添异彩。同时刘庄浮桥改为钢丝吊桥，交通方便异常。回忆过去由百余户小村落，参加“五村反霸斗争”，直到今天已发展成为“工业城”，尤其近十年来，真可谓一日千里，但小刘庄的萝卜移植在杨柳青附近和葛沽的卫青萝卜，还存有昔日的味道。又传说说明严嵩的儿子东楼，为其姬妾食江南特产荔枝，将树枝叶连根运

来，到海河岸的刘庄，将树果摘下星夜运往京师，保持鲜美。所剩余土，倾于河干，日久成十亩土地，于是土人借种萝卜，则实大味甘，皮薄遂成特产了。

聂公桥

位于河西区八里台，即卫津路师大南侧，去李七庄大道上。旧名八里桥，因八国联军入侵时，直隶提督聂士成牺牲在那里，为纪念他，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树立“殉国处”的纪念碑，因之称桥为聂公桥。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向天津进攻，清廷被迫应战。当时聂士成军是唯一使用新式武器的新式装备军队，与敌恶战十余次，坚持八天，给敌以重创，原来联军是轻视聂军的，《拳乱记闻》记：“初至时，以远行方至，状颇困惫，衣服又不鲜明，西人见之皆笑，不意战时勇敢不畏死，西人颇惊。”最后西人谓：“自与中国战，无如聂军悍者。”聂公最后负伤而牺牲，在袁世凯《密陈聂士成死事情形片》中记：“初战甚利，击毙无算，嗣洋兵愈来愈众，我军后无继援，连日鏖战，精锐伤残……激励将士奋勇抵御，转战于酷暑烈日之下，坚持二十昼夜之久。先后夺回陈家沟、武库、跑马场、八里台各地方，复督队由八里台进攻紫竹林，敌兵大举来迎，复添大队至，势如潮涌，烟焰蔽空。我军拼死酣斗……军士稍却，该故提督愤甚，手刃退卒。顾谓诸将士曰：此正致命遂志之日也，虽及死，不宁逾此一步。未几骶受枪伤，寻中脘、中肩、中胁、血淋遍体、衣衫尽赤，犹奋臂指挥，往来督阵，最后敌挽连珠炮对之乱放，该故提督洞穿胸腹，肠出数寸而亡。津防各军遂不能支，旋即陷失！”人们在他牺牲地方树碑。上题“生气凛然”，两旁有联，系袁世凯撰。

勇烈贯长虹、想当年马革裹尸，一片丹心化作怒涛飞海上
精诚留碧血、看此地虫沙历劫，三军白骨愁歌乐府战城南

后在十年浩劫中，碑失去，复得之，树起来。但这幅对联已失。或因袁氏而不立。其实这是挽袁公的，供人凭吊瞻仰，与袁何干呢。

东 楼

天津有不少地名以方位称呼的。东楼就是其一。东楼从前名东楼庄、东楼村，在河西区中部。盖明代已成聚落。传说康熙巡视海河，“命渔船打鱼，一网获鲤二尾，赏银五两。”于是赐附近地方作晒网坐息之用。在道光《津门保甲图说》记：“大土地庙相连之村曰靳庄子，其在道外者曰东楼庄。”又记：“西楼庄……东界连东楼庄，西界连佟家楼。”东楼现在大概的范围，北抵废墙子河，东至海大道——大沽南路，南至东楼前街一带。那里先将海大道两边的水沟填平，逐渐成为商贸集中地方。尤其是沟通城乡的交往，十分重要，终日人马往来，川流不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曾有不少居民参加义和团，与掛甲寺、孙庄子团民一齐去狙击过往海河上的敌兵船。1926年也曾参加“五村反霸运动”，直到解放前夕。

解放后，由于城市发展建设，东楼村的痕迹已消失，几乎连这个名子也很少听到。但十八街的桂发祥麻花却扬名海内外，其实那里就是东楼村呢。

土 城

“先有宣家楼，后有土城村。”

传说如此，因而土城与宣家楼争议不下。使宣家楼迁出土城村。后来地方的绅商刘家、孙家出面说合，网地相安无事。宣家在村口建起小楼，即大沽路上的今日宣家楼早点部地方。其实呢，也不是楼，只是较高的房屋而已。于是又有：“土城没有城，袁家楼没有楼。”之说至今。

土城村沿海河沿，直到大沽南路，棉四至解放南路一带地方，是昔时田间土埂而成廓的。那里曾有庙名金仙观的道观，供药王，每年四月二十八日是庙期，届时烧香还愿者大有人在。那里卖玩具、吃食、农具等摊贩，并有各种花会，热闹数日。所以《津门杂记》记：“药王诞辰四月二十八，在城南土塍。”土塍即土城。金仙观是明天启时所建，今土城小学。《津门保甲图说》记：“土城村倚河、面道（海大道即今大沽南路），民居颇夥。村外有小道通后尖山。”

村是通往大沽海口必经之路。八国联军入侵时，曾有不少村民加入义和团，抗击敌军，并参加“纪庄子战役”。解放后使之改观，与城市连体。街巷筑柏油路，卫生条件也改善，形成土城工业区。有商场、饭庄、电表厂、仪器厂等。

今平房改造后名“新城小区”了。

画家刘奎龄是土城人，为津门著名膳师，其子继卣（音 yǒu）能继其衣钵。惟故去太早了。

陈塘庄

不是封神榜里有陈塘关哪吒闹海的节目吗？说明殷商时那里是海滨。于是传说托塔李天王镇守陈塘关，他的公馆在今洞庭路小关东，还发现过砖砌的地券门呢。后来又说燕王扫北时，由山西洪洞的大槐树迁来许多居民，因最先住在这里的姓陈，政府给他“龙票”，允许他们在此耕种。因此地离海河较近，修了塘坝，以防河水泛滥，故名塘，所以称这带为陈塘庄。

明万历二十九年中丞汪应蛟在这带开田，直到河家圈、大任庄等地，共十围，“用军垦田，以田分民”并“招募殷实居民，听其分领承种。”直到天启间的有陈堂庄，县志，《义仓图》也有陈塘庄，但已不是堂了。道光间《津门保甲图说》记：“宣家楼东西陈塘庄，村舍亦稠。”说明当时那里的村舍、居民发展情况。

在清代这带屯田时废时兴。自康熙年间兰理开始，直到雍乾的怡贤亲王等曾几次兴修水利，虽未取得较好成绩，但当地居民依然利用原有基础，进行耕作，直到咸丰年间僧格林沁也沿着旧有范围屯种。

同治、光绪年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把淮军调来，他们除去屯田外，就是修路。把这带的海大道地段修通，并在陈塘庄设关卡，即“常关”来收货物税。陈塘关的得名，也许因此。如今呢？这里已是交通要路，除电车、汽车外，将海大道——即大沽南路拓宽，还通铁路，并设有货运站，是天津东南一带和城乡运输枢纽。同时那里建成大型的化工工业区之一，有近代化学厂、染化厂、感光胶片厂、轮胎厂等，并建热电站等，一扫过去的居民吃坑水、走泥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污水横溢，周围尽是园田、洼地、坑塘等，而成为我市美化市容环境的先进单位。

黑牛城

位于尖山村和纪庄子间的一个村庄。传说老子骑的青牛，即黑牛曾去后尖山吃草。吃得膘肥体壮，又去前尖山吃。这时尖山百姓怕将山上草吃光，财富落空，于是在土地庙上边盖一座小庙，辟一个窗子朝向黑牛城，里面供着牧牛童子，手持马鞭，这样，黑牛再也不敢来吃草了，保住前尖山。这座庙在1956年建尖山宿舍时才拆除的。黑牛城也因之得名。不是在今天村头，还塑有一支黑牛吗？传说到唐代一次海浸，使全村沦沉，只有附近的前后尖山在水中。所以清道光孙庆兰有：“漫把津门古迹论，关西南望黑牛村……豁然一带形无尽，说是唐时陷海痕。”又《津门保甲图说》记：“纪庄子之连村曰黑牛城，两村庐舍稠密，势迹相等。”这两村都是不大，交通也不便，不过黑牛城位子大道和海河引河滨，是城乡往来要道。1900年义和团兴，纪庄子村民起来抗击，黑牛城的官军马队受到

贺家口鸣炮轰击鼓舞，军威大震，连挫敌军。建国后利用地理资源，有养鱼、园田、稻田及手工业，更有进入工厂，村民生活很好，盖起新房来。交通方便多了。

灰堆

如果从字面来解释，是不容易知道什么。《卫志》里，没有这个地名。但在明天启年间(1621—1627)的《天津卫屯垦条款》的地图里，却有“灰堤”二字的地名。更在1957年11月在那里发现一口古井，是砖砌的，砖下有“万历通宝”字样的古钱(1573—1619)，更说明早在距今四百年前，这里已有居民聚落了。

在明代天启初直隶巡抚，屯田御史张慎言，请求在天津、静海等地屯田，并指定卢现象来开田三千亩作样板。于是先在寇家口即灰堆到土城一带，后在何家圈即灰堆东到何庄子一带，而且他还“自捐囊资”，“身在荒田中数载”。直到天启四年他还在那里种田呢。入清代也有过不少人在那里屯田。如僧格林沁首先因地势险要，曾在道光十二年(1832)驻军于此，以防英法侵略军。因这是进入海河的第二道防线，故清政府在此设军营、司屯田诸事。

在道光年间《津门保甲图说》中记：“灰堆，亦名辉德村。去河(海河)少远，而实扼海道之冲。”

灰堤、灰堆、辉德，几乎是同音，只不过天津方言在字尾加儿韵而已，所以今称作灰堆儿了。

后来崇厚、王文韶、李鸿章等也先后在此屯田，实因这里傍海河，土地肥沃，比较富庶。故有：“间井恬然，绣壤交错，亦津邑村之富庶者。”

如今灰堆早已没有“绣壤”了，有天津造纸总厂，这是天津最大的造纸厂了，及矿山仪器、塑料等企业。外有天津财经学院、轻工业学院、天津结核病防治院、市十三中学、灰堆中学等，成为轻工业、

文化的重要基地之一。又因是城乡结合的地方，所以农贸事业是相当发达。

贺家口

贺家口的坐落，在今福建路到玉川居大街，围绕福建桥一带。明万历年间天津巡抚汪应蛟在沿海河一带，调用“海防官军万人，分田垦种。”开辟十“围”。即贺家口、土城、灰堆、何庄子等地，具体作法，即从海河开一条“用于”，涨潮时，将甜水引进。再开一条“排干”，落潮时，将咸水又泄入海河。并择地建桥闸、干渠外面培高为堰，“以防沥涝”。两条干渠间成一“围”，围内再开若干支渠，以资灌溉。后汪氏调去保定，继续乏人，屯田荒芜许多。到清康熙时天津镇守兰理也曾在海光寺一带开田，往东到这带围田及贺家口一带，引海河水灌田。那里的废墙子河，即当时的贺家口引河。所以当地的农业很有基础。《县志》记：“雍正五年（1727）城南贺家口，稻一茎双穗，间有三穗者。”古籍也记：“贺家口水稻丰衍”。

1858年英法联军入侵军舰停此，这里居民曾以炮击声为官军马队助威。1900年曾与大孙庄、掛甲寺村民联合义和团抗八国联军。1927年著名的“五村反霸斗争”贺家口居民也是主力。1902年海河裁湾后，原河道荒淤，虽村落范围扩大。建国前夕，居民以种菜为生，不少人转入工厂，村落也呈萧条，直到解放初。现在贺家口已成新居民区，填坑建房，出现不少住宅商店，又临解放南路，是有发展的美好前景的。

北 楼

大家都熟悉东楼、南楼、西楼、西南楼等，却不知还有个北楼呢。

北楼在河西区的大沽南路中段，与爱国道交会处，桂发祥麻花店那里。昔时是海大道旁的一片高地。海大道成于乾隆四年，《县志》有记：“海河叠道，自府城东门外，三岔河口起，历咸水沽……至大沽七十余里。”后改称海河大道，海大道。建国后称大沽路。北楼呢，就是人们在道旁高地建房。因得地较高，坡上建房自然就更高了，其实并没有楼，于是形成旁边有坡，坡上有楼了。也许是习惯，既然有东、西、南楼，就必然有北楼。这也是天津地名的特点吧。同时，那里并没有什么突出的或惊人的事迹发生过，或有名人、古迹之类，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传世之处，而逐渐消失了。现在只剩有北楼下坡地名，而北楼之名反倒没有了。

三义庄

我们一提下瓦房就联想到三义庄。不过三义庄更靠北些了。

天津在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开辟英法租界。1895年又开辟德租界，地点呢，在梁家园、小王庄、小靳庄一带。强迫这三个村的居民搬到墙子河以南，即今三义庄地方。墙子河是咸丰十年僧格林沁以为“天津为紧要重地，亟应设法严防。揆之地势，亦应附城一带，挑挖重壕，筑立土城。”于是筑壕墙。“营门凡十一，围长共三十六里”。后李鸿章在光绪七年“重修各门，共十四门。”其中东南有凝晖门，也称梁家园营门，即今大营门。在今大营门对面厂处。附近即梁家园。地势较空旷，德军在那里筑营房，今海河中学，开辟租界。这三个村各推举一人负责搬迁安置事务。三村当时比作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义气合一，重建家园。后即取名三义庄。这个名字至今不足百年，而变化却极大。第一次欧战后1919年收回德租界，改为特别一区，不久美军建兵营和军官宿舍，附近也辟有面包房、玉川居苗园、振华园澡塘、皇后影院等。到三十年代居民增多了，已成为烟赌娼的集聚地了。居民均是住在低矮平房，土道狭窄，

卫生条件极差。直到建国后大加改善。地震后大批楼群建起，广植树木，园林花丛，使市容改观，已成为整洁、文明、繁荣的居民区了。

下瓦房

清乾隆年间修筑海河叠道，直到大沽口，后称海大道，即今之大沽路。是城乡商贸往来的要道。当时有人在道旁建房卖茶、饮食等供人打尖。因这带较荒凉，建房已经是突出了，后改成瓦房，更成为当时人们的目标和指向，称之为瓦房。因过去人们以城厢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居海河上游，故称“上边”。沿海大道则是海河下游，故称“下边”，这里就习称该地下瓦房，而后约定俗成的成地名了。地点呢，约在今天的大沽南路以南至厦门路之间，琼州道、金华道附近。从前还有宝和兴米而庄，即今日宝和里地方，是下瓦房故址。如今下瓦房早已消失，溶入市区而留下这个地方，并扩大了它的范围，是泛指人民公园到海河，北到绍兴道，南到温州道河沿北街的区片。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各种行业配套齐全，商业网点密集的居民区，并有不少新建的五至七层楼群拔地而起呢。

挂甲寺街

挂甲寺街的命名，是因坐落在挂甲寺村得名。而挂甲寺村，是因为有挂甲寺坐落在那里而得名。《卫志》记：“挂甲寺在城东南，去城十三里。世传曾有兵过此处，挂甲于寺。”

恐怕这是最早的记载了。光绪时《津门杂记》记：“挂甲寺在城东南十二里，古名庆国寺，相传唐尉迟公凯兵过此，挂甲于寺。”

后者较前者所记有些内容。但传说：“贞观十八年(644)李世民征高丽，回国途径大直沽，在庆国寺解甲休息，时尉迟恭也在侧。太宗索纸笔作书“挂甲寺”匾额一方，并赐僧改庆国寺为挂甲寺，作为

凯旋纪念。”

在《唐书》上是记有关李世民和尉迟恭征高丽的事，但没有记着经过途径和在庆国寺掛甲之说。这段记事只能传说存疑。

从前掛甲寺因遭河水冲淹，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重建在现在地点，有碑记下经过，这个村子也以掛甲寺为名了。原来这里是海河湾子村子被河分开东西两岸。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时，德国小型舰艇因湾湾水浅，不易行驶，这里村民和义和团联合土城、杨庄子、大孙庄等地村民、猎户成立一支四百余人的保卫团，由掛甲寺的村长孙国瑞为团长，义和团领袖邢家亨、闫震等为副，率领大家，拿起武器，潜伏在河岸的芦苇地里，遇敌舰驶过时或敌兵在岸边经过时，就暗中用猎枪狙击，由五月初到六月十三，前后袭击了三十余次，打死敌人约百余人，其中以最先进入海河的德军死伤最多。后来德军派来军舰，用炮轰击，当场有多人牺牲，邢家亨也战死。又在六月十四日联军派来德国士兵三百余人，用猛烈炮火向村子附近的芦苇地轰击，民兵相持五小时，终因弹尽援绝，伤亡甚重，败下来了。六月十八日天津城被联军攻破，德军更向这带地方人民进行报复。二十一日来了二百多名士兵，驻在杨庄子，每天向掛甲寺、大孙庄、土城等地搜捕烧杀。企图捉到孙国瑞等人，村里有一百二十余人惨遭杀害。孙国瑞看到卫城已破，邢家亨等人牺牲，为了避免家乡免遭炮火轰击，挺身而出，忠勇地献出生命。

不久德军为了行船方便，将这段河湾取直，掛甲寺村和寺，完全划到西岸了。

如今掛甲寺已修复，气势宏伟，成为接受香火和佛门的善男信女烧香念佛的场所，为天津又增一景观了。

老大沽路

沿大沽南路向东去，越过灰堆造纸厂不远，北侧到 1113 号门

牌，出现一条岔路，路牌上写：老大沽路。

路长约二百米，门牌号数由1—27。到路的尽头，则微折成弧形向南，转入光彩里1—5号，接着又转入路名木工房54—1号，才又折入大沽南路了。

这条路是原来的大沽路，即海大道，是乾隆时代修筑的“海河叠道”。后来到光绪年间修路时，将路裁湾取直，把这段弯路废了，改为老大沽路，有石碑记拓修马路事。碑存在陈塘庄关帝庙门口，后被乡人移去，仅存碑座了。而新辟的直路则是大沽南路。成为一条又宽阔又直的马路。老大沽路的弯折处存有两个地名，一是光彩里，一是木工房，才折到大沽南路，这两个地名是多余的，完全可以取消，都改为老大沽路好了。如今连陈塘庄派出所门口所置的石座也被人移去了。据老乡云：碑上记有大清光绪二十六年字样，内容是记修路事。

佟 楼

天津有两个佟楼，为今都只存有地名，遗址都找不到了。

一个佟楼在现今的马场道南端地方。清代有个文人叫童葵园，住在这里的一间小楼里，因天津昔时很少有楼，往往因楼而成为地名。童有书斋，名“闲闲斋”。当时这里一片田野。只有他住在那里，过着田园生活。所以人们称为“童楼”。后来说传为“佟楼”。如今尚遗留有佟楼大街之名，在儿童医院旁边。虽名大街，实在是一条曲弯而窄仄通围堤道的小胡同而已。

另一个佟楼，也称“佟家楼”，在红桥区运河北岸，与芥园隔河相对。亦名“艳雪楼”。据《津门杂记》中记：“清初诗人佟镛，字蔗村，妾赵氏字艳雪，工诗，楼因以名。刻下遗迹荡然无存，人犹呼为佟家楼云。”

艳雪曾有挽诗人梅宝璜夫人金至元的诗中有句：“自古美人如

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是震动津诗坛之作。当时文人聚会于此，如孔尚任、查莲坡等常来此作客，可能以此为“文艺沙龙”吧。津门陈亚阑曾有诗咏之：

“雪散黄金尽，空传七字诗。

野花如有恨，满地落愁思！”

在《志余随笔》里有记：“雍乾间诗人董葵园买负郭田数亩以居，故城南五里旧有董氏别业，名枣香村，亦曰南庄，今南乡董家楼距城五里，当即其地。今人不谙故事，又不虚心，遂伪董为佟，是天津有两佟家楼矣。”

《津门诗钞》有注：“葵园，号兰风。按：兰风山人居直沽之南买负郭田数亩，取风人之意。以“闲闲”署其斋名，日事吟咏，即以“闲闲”名其集，玉笋山人傅王露为之序。”

但有一事值得我们大书的。就是孔尚任因写这部爱国主义的歌剧《桃花扇》而丢官、险遭大祸，而佟却大胆付印，在《桃花扇本末》记：“薄游东鲁，过予舍，索钞本读之，绕数行，击节叫绝。倾囊五十金，付之梓人。”使这部名著得以流传下来，这种支持正义的仗义精神，感人行动，是值得敬佩的，值得学习的。

注：今经市地名办公室，将河西区的名佟楼，将红桥区的名佟家楼以资区别。

上、下河圈

上下河圈位于陈塘庄与灰堆间，过去都是不足百户人家的小庄。府志上有此地名。关于地名来源，在《保甲图说》记：“村以圈名，因河流至此，稍曲而北，形势回环，故俗云尔。”又记：“上圈之北，曰下圈，两村相近，堤道由村外直赴灰堆”。这样说法和现在的道路的方向是一致的。不过当时称为上圈庄、下圈庄。今称上河圈、下河圈。是按位于河道上游曰上圈，下游曰下圈的。如按明代天启年间，曾有人在这带开田，即寇家口、河家圈等一线，随着也可能产生上